

##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多维思考(笔谈)

**主持人语:**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战略是一贯之、多措并举推进中西部高等教育现代化。站在新的历史节点,进一步全面理解与深刻把握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政策旨归与本真内涵,激发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是中西部高等教育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紧迫课题。

本期特推出“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多维思考”笔谈,致力于深入反思探讨中西部高校振兴发展进程的难题瓶颈、最优方略和高效路径。笔谈中,《中西部高校振兴发展的政策渊源、意蕴和路径》一文,围绕政策的历史脉络,剖析中西部高校振兴发展内在意蕴,提出积极健全帮扶机制、夯实中西部高校振兴发展的骨架支撑,扎实做好补短板强长板、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质量效益竞争力,深入推进校内改革、塑造中西部高校高水平治理机制,优先部署人才振兴、培育中西部高校发展的骨干力量的优化路径。《教育情感: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基石》一文,从作为教育个体的人的情感视角出发,提出发掘中西部教育情感的独特魅力,以中西部教育情感作为强大的情感拉力,促使具有教育情怀的人力资源牢固地扎根在中西部高等教育大地上。《中西部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使命与作为》一文,从中西部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角度,阐明了其发展过程中三组关系,提出深化多元化人才选拔机制改革,拓展全流程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倡导评价制度内容改革的三条路径。《中西部高校科技创新赋能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基础与路径》一文,提出中西部高校科技创新赋能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于学科建设与行业产业结构相匹配、知识创新与经济服务相对接、人才培养与区域特色相适应,应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内生性发展机制,打造校地共生联动的资源配置体系,涵养多主体协同的高校创新生态系统。《区域发展视角下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战略》一文,指出非均衡发展是区域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经阶段,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历程也要经历从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的转变,区域发展均衡化的实现是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重要保障。

中西部发展事关国家发展整体水平,事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进程。中西部高校应在把握历史大势中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决策部署,全面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为中西部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忠实践行为国家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的重要使命。

**主持人:**周海涛,男,博士,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多维思考(笔谈)

# 中西部高校振兴发展的政策渊源、意蕴和路径

周海涛,王艺鑫

(北京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875)



“十四五”期间加快中西部高校振兴发展,激发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动力,加快形成同中西部开发开放格局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体系,是优化中西部高校同国家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联结的结构布局,实现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目标的战略举措。作为区域高校数、教师数和在校生数超过全国总量一半<sup>[1]</sup>的中西部高校,面对新阶段新要求,需系统梳理振兴发展的政策渊源,明确振兴发展的内在意蕴,探索持续改革创新的可行政径,努力推进以高等教育现代化支撑区域经济社会现代化。

## 一、中西部高校振兴发展的政策渊源

中西部高校振兴发展战略是一以贯之并不断完善的,正步入全面深化创新阶段。根据相关政策文件和中西部高校发展实际,可将中西部高校振兴发展的政策演进历程分为“初步探索”“全面推动”和“深化创新”三个时期。

### (一)初步探索期

自2001年出台《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以下简称“《对口支援计划》(一期工程)”)至2010年颁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纲要(2010—2020)》,是我国中西部高校振兴发展的初步探索期,建立中西部高校的质量提升政策机制是这一时期的主题。一方面,确立东部高校对口支援西部高校的帮扶方式。在《对口支援计划》(一期工程)的指导下,第一批13所受援高校实现了在师资水平、培养质量、科研能力和内部治理等方面的提质增效。到2009年,受援高校数和支援高校数分别达到38所和64所。另一方面,

明确推动中西部高校振兴发展的宏观战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纲要(2010—2020)》首次以教育规划纲要的形式确定了中西部高校振兴发展的国家战略地位,通过教育资源布局优化、资金支持等方式推动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

### (二)整体推动期

自2012年启动“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以下简称“基础能力工程(一期、二期)”)至2019年发布《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是中西部高校振兴发展的整体推动期,健全中西部高校整体质量提升政策和项目是这一时期的主题。首先,稳步推进体系化的中西部高校振兴计划。《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以下简称《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及“基础能力工程(一期、二期)”共同构成了中西部高校振兴发展的基础支撑。2013年《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正式颁布,明确中西部高校振兴的发展方向、关键节点和突出问题,在质量提升、财政支持、名单调整、规划周期、支持形式等方面进行了规定,持续推动中西部高校办学质量不断提升。“基础能力工程(一期、二期)”重点着力中西部地方本科院校自身能力建设以及实现中西部高校办学质量提升,对中西部高校的内部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次,明确中西部高校质量提升的途径。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中西部高校要在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行业院校建设、对口援助方式创新、新建本科院校建设等方面重点发力。最后,基本确定中西部高校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的宏观战略布局。2017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提出,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加快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对西部高校进行财政倾斜和重点支持。《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要求中西部院校要积极回应市场需求,着力推动实践型人才培养,强化院校自身能力建设,提升教育服务区域发展能力,推动中西部高等教育整体发展。

### (三)深化创新期

自 2019 年《教育现代化 2035》颁布至今,中西部高校发展进入深化创新时期,变革与创新成为中西部高校发展的主题。首先,全面建立推动中西部高校现代化发展的政策支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实现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走向高水平、高质量普及是中西部高校现代化发展的新要求,在完善区域协作和对口支援机制的同时要推动跨区域教育合作,实现现代化协同发展。其次,相继出台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保障措施。2019 年,《关于鼓励引导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的意见》从平台建设、编制管理、岗位设置、绩效管理、职称评定等方面作出倾斜,有力地支持了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与提升。同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及教育部对中西部地区人才计划申请进行倾斜,监管东部地区从中西部地区引进人才,保障中西部地区人才储备水平。最后,统筹谋划新时期中西部高校改革重点。《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对中西部高校在发展机制完善、人才队伍建设、平台和资源建设、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改革引导建议,为新时期中西部高校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导。

## 二、中西部高校振兴发展的内蕴

实现中西部高校振兴发展是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目标,支撑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重要战略<sup>[2]</sup>。历经 20 余年的发展,通过理念引领、实践推动、经费支持等方式,国家支持了一大批中西部高校实现了办学质量上台阶。在继承既往经验基础上,新发展阶段赋予了中西部高校振兴发展新的内蕴。

### (一)践行同步振兴的目标理念,实现差异化

### 的适切性发展

同步振兴是关系中西部高校振兴发展的核心要义,是实现全面发展的关键所在。实现中西部高校振兴发展,需要全面把握同步振兴理念,厘清并确立同步振兴不等于同质化发展的正确认识。结合中西部区域经济社会区区位特性与地方高等教育需求特点,以特色化的办学理念推动中西部高校发展差异化和办学模式适切化。中西部高校的同步振兴,一是以服务国家顶层战略为契机,谋划中西部高校发展定位。中西部高校需准确把握国家政策导向,强化自身服务国家顶层战略需求的能力与水平,推动自身发展同宏观经济发展相协调,实现宏观战略上的协同推进与提升。二是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依托,实现中西部高校与区域发展的同频共振。中西部高校需充分认识和发挥自身办学优势,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促进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高等学校加强沟通,以跨领域合作促进高校间优势互补。三是以学校可持续发展需要为旨归,扩展错位发展的区位优势。中西部高校应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优势,发扬自身办学特色,推动优势学科发展,持续彰显中西部高等教育独特优势,在同步振兴格局下实现院校错位发展。

### (二)强化主动振兴的价值追求,加速勇于变革的内源性发展

激发中西部高校发展主动性,是提升高校发展内驱力的根本环节。中西部高校应牢树主动振兴而非直接依靠的发展追求,明确振兴发展无法在被动的政策依赖中实现,只能在院校间高度互信中主动发展。中西部高校主动振兴,一是凝聚发展动能,激发自身发展主动性。主动提升自身学科专业结构同区域发展需求的契合水平,利用改革窗口期实现社会效益扩充,从而进一步释放高校发展内生动力,实现主动、可持续发展。二是追寻发展的正确站位,提升中西部高校改革自信心。中西部高校质量提升同院校自身治理结构优化、治理水平提升、用人模式改革、财政拨款调整息息相关,国家相关政策为中西部高校打开了综合改革的窗口,要充分把握相关发展机遇,主动探索试点,提升改革自信心。三是转变资源利用方式,推动资源有效增值。在既有对口帮扶政策基础上,转变发展理念,摒弃传统“等靠要”的依赖思



想,利用对口帮扶优势,做到优秀师资、金牌课程、物质支持的利用最大化,实现资源增值。

### (三)遵循共益协同的选择尺度,推动质量提升的整体性发展

推动中西部高校共益协同发展,是实现振兴的重要共识。需要高校在内部治理水平提升、发展模式转型等方面实现共同行动,同时各高校保持自身优势特色,共同推动中西部高等教育水平提升。一是强化倍增中西部高校集群发展优势。教育集群发展策略是中西部高校发展的重要依托,充分发挥跨区域高校联盟的统筹协调作用,在深入合作、优势互补的联盟内部,保持各校办学特色鲜明。二是充分放大高校科研合作链条的延展优势。中西部高校受制于客观的办学条件,科研资源相对短缺,要利用好高校间科研合作平台,一方面,帮助中西部薄弱学科引进先进科研理念与方法,推动科研水平提升;另一方面,助推中西部优势学科(如地质学、考古学)扩大科研影响力。三是挖掘和唤醒院校教育教学的传统优势。受历史条件制约,中西部高校间内部差距相对显著,共益发展就是要充分尊重院校发展传统,不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强迫院校改革,鼓励院校在统一整体中发挥不同作用。

## 三、中西部高校振兴发展的优化路径

跨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高质量发展成为深化高等教育领域改革的关键词<sup>[3]</sup>。对于中西部高校而言,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帮扶机制优势,在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基础上,提升教育科研人才储备水平,促进高校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整体提升,是实现全面振兴的优先措施。

### (一)积极健全帮扶机制,夯实中西部高校振兴发展的骨架支撑

健全高校对口帮扶机制有助于中西部高校克服自身发展条件限制,凝聚合力,实现振兴发展。一是强化顶层制度设计,健全教育帮扶考评体系。高校对口支援主要涉及教育部、地方教育部门、支援高校、受援高校四个相关主体,对各主体帮扶责任落实情况进行考评,有助于提升帮扶效率,强化资源利用水平,保持中西部高校发展活力。二是

创新高校帮扶形式,提升教育帮扶工作水平。充分利用多方力量与资源,精准定位中西部高校发展薄弱点,与受帮扶高校共同谋划紧缺学科专业布局和建设方案,实现在教师培养、课程建设、内部管理水平提升等方面的深度合作。三是完善多方沟通机制,精准对接中西部高校发展需求。推动建立由教育部、援助高校、受援高校、受援地政府等相关方组成的高校帮扶沟通机制,提升中西部高校帮扶需求反馈速度,推动对口帮扶项目有效落地。

### (二)扎实做好补短板强长板,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质量效益竞争力

中西部高校高质量发展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环节,是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必然选择<sup>[4]</sup>。提升中西部高校质量效益,一是抓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服务区域发展的高校人才。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需敏锐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转向,进而延伸到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培养理念、培养方式、培养过程等全要素之中。二是精准识别发展短板,实现“一校一策”调整和创新。中西部地区高校发展相对滞后,不同区域内院校发展水平差距相对较大,针对这一现状,地方教育部门与高校应实行协同治理,以“一校一策”的方式切实推动院校水平提升。三是强化办学区位优势,坚持特色开放的办学理念。围绕中西部地区地域特色与独特资源条件,打造地方特色专业与课程,充分利用有限资源优化配置,激活错位竞争优势,主动与海内外优秀院校及科研平台开展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以开放的态势促进办学质量提升。

### (三)深入推进校内改革,塑造中西部高校高水平治理机制

推进新时期高校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质量的必然要求。构建中西部高校高水平治理机制,一是加强党对中西部高校振兴的全面领导,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大力推进中西部高校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建设,强化边疆地区、欠发达地区党的思想政治领导核心作用;健全中西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筑牢中西部地区高校师生理想信念根基;紧抓院校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落实振兴发展过程中党员干

部领导责任,勇于克服困难,承担责任<sup>[5]</sup>。二是优化内部治理结构,突显中西部高校内部治理重要性。强化学术组织内部学术治理的基础地位,深入推进“管办评”改革,切实推动院校治理为师生服务、为办学水平提升服务。三是创新内部治理手段和工具,实现院校协调发展。针对不同类型高校综合采取差异化治理手段,谨慎对待省属高校与省部共建高校内部治理方式方法改革,综合处理好治理的内部影响因素与外部条件制约。

#### (四) 优先部署人才振兴,培育中西部高校发展的骨干力量

中西部高校承担着为国家和地方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使命,加强优秀师资引进与自培是中西部高校人才振兴的基石。一是加大中西部高校引才力度。综合利用自身资源,吸引高层次人才,同时加强人文关怀,发挥既有人才传播效应,实现物质留人与精神留人两手抓。二是更加注重人才自培。提升教师职前与在职培训水平,有意识地利用对口支援优秀师资培育学科梯队,给予青年教师信任与支持,强化对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的自主培养。三是优化师资结构。提升青年教师、骨干教师、高学历教师占比,开设应用型课程的高校还

需根据自身定位提高“双师型”教师占比。四是整体提高教师待遇,优化教师绩效考核管理体系。中西部高校要通过打造教师绩效管理体系激发教师活力,严格执行绩效考核标准,改善教师的工资待遇和保障条件。

#### 参考文献:

- [1] 2020 年全国教育发展统计公报数据[EB/OL]. [2021-08-27]. [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560/2020/gedi](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560/2020/gedi).
- [2] 《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成就》编写组. 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成就: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45.
- [3] 邹大光,陈祥祺. 高等教育“深水区”与大学转型发展[J]. 中国高教研究, 2021(12):6-11.
- [4] 管培俊. 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 助力高质量发展[J]. 中国高教研究, 2021(12):1-5.
- [5] 习近平. 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162.

作者简介:周海涛,男,博士,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174030)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多维思考(笔谈)

## 教育情感: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基石

王兆璟,贺婧菲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教育振兴是实现中西部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有力保障,而教育振兴的基础和关键都在于“人”。2020年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意见》,强调要激发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推动形成同中西部开

发开放格局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体系。在激发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的过程中,人才资源应是发展的重要资源和重点保障。人才结构总体偏弱、教育人才流失严重是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阻碍因素,也是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情感

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面对技术世界,人的情感问题又变得愈发重要起来,而由此引发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情感转向”。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此视角对中西部高等教育人才的坚守和流失作出解释,进而探究中西部人才资源的现实困惑。

## 一、教育情感:教育研究的时代转向

进入21世纪以来,“情感转向”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知识图谱中的一个关键词。在崇尚工具理性的现代,人们更多地关注技术和机器。当我们的社会生活无时无刻不在依赖着技术和机器时,技术也在慢慢控制着人类的情感。人的情感在工具理性情境下发生着变化,情感正在被这种技术理性慢慢消磨。20世纪末以后,“情感转向”逐渐替代之前流行的“文化转向”和“话语转向”,成为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研究等几乎涉及所有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取向之一。这里所提及的“情感”不同于我们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它更加重视情感的力量,这种力量既可主动去感受,也可被动受影响。与“文化转向”“话语转向”类似的是,“情感转向”强调要综合各学科情感研究的成果,以情感为视角从不同学科汲取方法论的指导。它是对各学科中情绪、情感、感情等问题进行研究的一种趋势,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标志着新一轮学术范式的转型<sup>[1-2]</sup>。

纵观四十多年来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型,我们可以看出,在方法论层面,主要历经了五种形态:哲学方法论、实证主义方法论、人文主义方法论、系统主义方法论以及复杂主义方法论。这些方法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偏重于理性分析,而忽视对教育中的非理性因素的探讨,自然无法从情感的视角来研究教育。那么,在教育研究中真的存在或需要“情感转向”吗?尽管长久以来教育研究者的关注点都少有聚焦在用“情感”这一视角来理解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上,但毋庸置疑的是所有的教育活动从始至终都贯穿着一些非理性的因素,这些因素我们可以统称为“教育情感”。范梅南曾说:“每一堂课都是有生命的。学生不是容器,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体。课堂里的老师和

学生由于共同的学习和生活会在课堂里面形成一种氛围和气氛。”<sup>[3]</sup>这种“氛围和气氛”恰可用“教育情感”的角度进行阐释。在丰富的教育活动中,教师与学生的每一次互动都是一次“情感”活动,甚至每一种教育现象的背后我们都可以探究其情感因素。以情感的角度来研究充满人文和社会学科色彩的教育学再合适不过。教育学的“情感转向”既包括对教育中“情”的关注,也包含对“感”的阐释。可以这样认为,教育本身就是充满情感的活动,情感贯穿于教育活动的方方面面。因而“教育情感”应该作为教育学研究的一个新兴学科话语走进我们的视野。

## 二、教育情感与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逻辑耦合

改革开放以来,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东部地区的区域经济优势远远领先于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应地被人贴上了“发展落后”的标签。这种“发展落后”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更因为受中西部地区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限制,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开,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有明显的滞后性。以高等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为例,从包水梅2020年的测算结果中可以看到:自2000年至2019年,我国中部地区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为3.60,西部地区为4.11,远低于东部地区的7.33<sup>[4]</sup>。自2013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启动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以来,中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振兴问题深受学者的关注。此后,虽然国家接连出台了多项有关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相关文件,加大政策、财政扶持力度,以“对口支援”等方式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但其发展滞后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人才资源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的体现,高等教育为中西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这也就意味着高等教育是当地社会经济引擎,人才资源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助推器。因而要解决中西部经济发展落后的问题,首先应关注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问题,



而教育振兴与否,则主要依赖于发展教育可用的人力资本质量如何。“教师不仅是教育改革的保障,也是教育改革的根本动力,是提升质量最核心的因素。”<sup>[5]</sup>但就目前来看,中西部地区最能够体现学校中人力资本实力的教师群体在受教育水平、高层次人才占比、教师的教学及科研能力上都表现较弱。以高等教育中“博士学位教师人数”这一指标为例,2019年东部地区高校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有24万余人,而中西部地区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只有18万余人,仅占全国总量的39%<sup>[6]</sup>。即便如此,中西部地区依然面临着要与东部地区“抢夺”高层次人才的问题。因而在着力提高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教师群体学历水平和教学科研能力的同时,关键还在于能否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人才“引不来,留不住”的问题。

中西部地区的教育人才资源面临的困境与本地经济发展、自然环境密切相关。高等教育中高层次人才流失问题严重,“引不来,留不住”。中西部高等教育能够提供给高层次人才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而提供给高层次人才的薪酬待遇和科研保障更是远远不及东部地区。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依然有众多教育人才还默默奋斗在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教学、科研岗位中。那么,在教育研究中又如何解释他们的执著与坚守?当我们无法用理性要素来分析这些现象时,对非理性要素的分析将发挥作用。如果我们将这些中西部教育事业坚守者的这些“非理性行为”用“情感”的角度来理解和阐释的时候,其答案就会不言自明。将研究的关注点放在“教育情感”这一要素上时,就会看到众多教育工作者将毕生精力投入中西部高等教育中包含的是他们对中西部教育浓厚的情感。

要厚植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就应以中西部的情感拉力为依托留住教育人才。能够常年坚守在中西部高等教育一线的优秀人才,大多都与他们具有深厚的教育情感这一要素密不可分。中西部高等教育的配套保障条件虽不及东部地区,但中西部地区独有的深厚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积淀,这些都是能够吸引优秀教育人才在这里“安家筑巢”的有利条件。当我们深刻反思教育中的情感要素,研究中西部地区教育人才的教育情感时,就会有新的研究视角,而此类视角在已有的研究中极少有涉及。“情感”与“情绪”不同,情感不是

一朝一夕之间就能获得,它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沉淀。情感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长期的情绪可以转化为情感,而情感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改变。当中西部高等教育工作者能够对其所从事的高等教育事业产生深厚的教育情感时,其情感拉力的能量就会显现出来。这种教育情感不仅会使教育工作者对教育事业作出无私的奉献,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在工作中体验到满足感和获得感,进而登顶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的“高峰体验”。

需要是动机的基础,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工作者普遍工资待遇较差,远不及东部发达地区。作为个体在此工作环境中应该产生的是失望、忧虑等情绪,但事实上是我们看到大多能够坚守在教育事业一线的高等教育工作者都能“乐在其中”。这些正面的情绪、情感的出现与教育工作者长期与学生的积极互动,与当地自然、人文环境的融洽相处直接相关。能够促使教育工作者选择并坚守着教育事业的必定是精神需要。因而,在培植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人才的教育情感时,教师是否能够在教育工作中体验到爱与归属感、被尊重感以及使自我实现的需要得到满足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爱与归属既可来自于教育事业,也可来自于家乡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提到“让教师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这也与让教师体验到被尊重感有异曲同工之效,能够让教师在教育事业上有成就感,进而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情绪、情感和需要都是动机产生的重要因素。根据动机理论,动机是激发个体朝着一定目标活动,并维持这种活动的一种内在的心理过程或内部的动力。那么对于中西部高等教育工作者来说,其动机可以是终身从事教育工作的坚定信念,可以是回报家乡父老的一腔赤诚,也可以是培育学生成才的强大决心。使优秀教师、专家人才奉献毕生精力于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动机也应该来自于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之情,对这片土地上父老的回报之意和用人才培养这种方式回馈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普遍情感。可以这样认为,情感构筑起了中西部教育发展的屏障,这种屏障既可防止中西部教育人才的流失,同时也是中西部教育人才自我构筑、自我建设的强大基石。

### 三、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情感旨归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要从根本上解决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问题,就要厚植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培养教师群体的地方情怀。发掘中西部教育情感的独特魅力,以中西部教育情感作为强大的情感拉力,使具有教育情怀的人力资本牢固地扎根在中西部大地,这可成为中西部高校在人才队伍建设问题上“主动造血”的思路之一。那么,如何使教师群体获得这种极具特色的教育情感?我们可从中西部教育的乡土性、地域性和传承性等特性上着手培育。

首先,以中西部教育的乡土性培植教育情感。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谈到:“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sup>[7]</sup>,而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就具有这样的乡土气息。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工作者大都来自于当地,较为熟悉当地的社会生活。在具有浓烈乡土性的教育情感中,教育与生活无比贴近。正是这种教育生活模式真正可以使教育工作者在“一个地方生下根”。中西部教育主管部门及高校应鼓励教师融入这种“有赖于泥土的”教育生活模式,充分重视乡土性教育情感的培植。在培植教育情感的同时,可试图将其转化为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与中西部教育的乡土性息息相关,更与中西部丰富的历史传承紧密相连。中西部教育主管部门及高校应着力关注教师群体是否有对其所长期生活的地方的乡土性情感和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充分自信。与此同时,鼓励这种情感向教育工作迁移,为以“情感拉力”留下优秀教育人才创造条件。

其次,以中西部教育的地域性孕育教育情感。

中西部各地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显现出独特的地域文化。因此,发掘中西部教育中丰富的情感资源,建立各地域的民俗风情与教育者的情感纽带,是使中西部教育事业具有感召力和吸引力的有利资源。中西部各地区独特的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作为教育资源进入当地大学教育的视野,在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培养的同时,也能陶冶教师的情操,形成独特的中西部教育情感。此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支持西部地区高校“双一流”建设,着力加强适应西部地区发展需求的学科建设。因而,中西部高校应考虑根据区域特殊性及其产业劳动力就业结构特征,有针对性地培育相关学科和师资人才,设置特色专业尽可能与地方行业相对接<sup>[8]</sup>。如地处西部地区的西南大学,依赖其区位优势,形成了极具本土化特点的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与生物资源学科,基于这种区域特殊性培育的人才的流失率较低<sup>[6]</sup>。使教育工作者与其所处的地方、岗位形成坚实的事业基础和情感纽带,是厚植中西部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有力保障。

最后,以中西部教育的传承性促发教育情感。

在中西部高等教育工作者中,普遍存在着教师家庭的文化现象。这种家庭的传承不仅表现在职业选择上,还体现在对教育情感的传承。子辈在耳濡目染中传承了父辈、师辈对于教育事业的情感和理解,在教育工作中又会将这种教育情感传递给学生。教育情感的传承性会使教育工作者对教育事业有较高的忠诚度,在面临选择时极少会动摇<sup>[9]</sup>。中西部教育主管部门及高校应重视对教师的情感教育,鼓励其在父辈、师辈那里汲取情感营养,并在教育实践中将这些“教育情感”加以体现。树立中西部教育情感典型事件和人物,组织教师学习和发扬教育情感。只有对应从培养中西部高等教育人才的教育情感入手,将情感与理念价值观相融合,才能形成以情怀、信仰和信念“留人”,以“有根”之教育人才为基础的高等教育良性发展模式。

#### 参考文献:

- [1] 陆扬.“情感转向”的理论资源[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30-38.
- [2] 郝强.从“感觉结构”到“情感转向”——雷蒙·威廉斯与当代西方情感理论的关系[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12-19.
- [3] 马克斯·范梅南,李树英.教育的情调[M].李树英,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9:135.
- [4] 包水梅.全面振兴西部高等教育:困境、根源及其突破[J].中国高教研究,2020(12):41-47.
- [5] 顾明远.中国教育路在何方[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98.
- [6] 陈亮.从“输血”到“造血”:新时代中西部高校内生性发展的路径[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6):37-46.

[7]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5.

[8] 李化树. 建设西部高等教育区:西部高等教育区域合作与发展模式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2-23.

[9] 杨进,杨雪,谭玉容. 欠发达地区乡村教师职业幸福

感:现实图景、困境剖析与提升策略[J]. 现代教育管理,2021(12):87-94.

作者简介:王兆琛,男,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多维思考(笔谈)

# 中西部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使命与作为

田铁杰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省职业教育研究院,辽宁 沈阳 110034)



拔尖创新人才作为现代国家和社会中人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为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的重要使命。近年来,我国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升到了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高度,特别是2019年以来,教育部先后三批共遴选288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充分展现了我国高等教育在更宽领域培养更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的雄心和战略布局。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总体呈现如下方面特点:一是学科专业覆盖范围更广,由纯理科扩展到大理科、大文科和大医科;二是入选高校总体实现拓围增量,且高校类型不断呈现多样化;三是入选高校所在地域实现了东中西部全覆盖。作为中西部发展的战略内生力量,中西部拔尖创新人才在支撑区域经济振兴、文化振兴、教育振兴、人才振兴方面发挥着更为突出的作用,承担着为国家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的重要使命。目前中西部的高校及师生数量均超过全国总量的一半,但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比重却严重不足<sup>[1]</sup>。因此,亟须把握中西部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发展的历史方位,适应新发展格局,实现中西部教育与人才的高质量发展。

## 一、中西部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使命担当

### (一) 高等教育全面振兴的时代诉求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4月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中西部高校拔尖创新人才作为地区人才培养、智力支撑、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以及中西部全面振兴的顺利推进。为促进区域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人才政策措施,从平台建设、岗位设置、职称评审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倾斜政策,鼓励引导更多优秀人才到中西部地区建功立业。中西部高校的发展应更加关注决定发展的“内部矛盾”,增强高校的自我生长力,从外部力量的“输血”帮扶转向内生性发展的“造血”生长,激发高校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力量。同时,不断破除机制体制障碍,激发中西部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动性和创造热情,催生高等教育全面振兴的内生动力,确保中西部高校迈向可持续发展。

### (二) 创新人才培养高地建设的重要支撑

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9月27日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为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人才基础。作为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和“卡

脖子”核心技术攻关的国家队,高校拔尖创新人才为上述人才的铸就发挥着功不可没的作用。中西部高校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断深化对人才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担负起人才高地和创新高地重要使命,才能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 (三)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突破点

中西部拔尖创新人才是我国人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为国家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的历史使命,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地位和作用。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和高校空间布局结构的不平衡,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条件和水平与东部高等教育差距明显。为缩小高等教育东中西部间差距,推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种支持计划更是频繁出台落地,如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省部共建和合建中西部高校等。上述一系列政策支持计划为中西部高等教育指明了道路,有力地推动了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 二、中西部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应处理好的关系

### (一)平衡好政策刚性和执行柔性之间的张力

政策逻辑不仅决定了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合理性,也影响着高等教育改革路径的合法性<sup>[2]</sup>。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具有一般教育政策相类似的诸如规范性、强制性等政策刚性特征,但也有与其他教育政策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其参与主体多且权力分散,其不仅关注教育者的发展和利益,又指向受教育者的成长方向,表达对某种价值的引导、支持、鼓励和赞许等,因此也富有弹性、模糊性等政策柔性特征。这与政策制定者对政策问题及外部环境认知的有限理性有关,加之这样的目标能容纳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主体能从中解读出适合自身利益的含义,进而选择

适合的执行措施,关注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差异的目标<sup>[3]</sup>。总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执行是一个受内外部多因素影响的过程,也是多参与主体与资源、环境等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如何协调好政策刚性与执行柔性之间的张力,找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规制与现实之间的平衡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 (二)处理好行政推动逻辑和科研内在逻辑之间的矛盾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一方面受行政逻辑的推动,另一方面受科研逻辑的影响。所谓行政逻辑是指政府为实现国家利益和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而担负的职责和发挥其功能时遵循的原则,力求实现管理规范化、群体科层化、行为标准化。而科研逻辑是指在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基础科学领域,以提出新思想和新理论为宗旨,以学术共同体为主体,以高水平成果的呈现为标志。中西部高校要把握国家拔尖创新人才的发展战略,为各类科技创新主体创造良好的环境,明确政治和科技的界限,合理界定政府职能,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发挥科学共同体在立德树人中应有的作用。行政逻辑与科研逻辑并非完全相互排斥,不能简单地把二者对立起来,应克服二者作用范围和界限的越位、错位问题,实现各自功能和价值的归位、正位。合理借鉴并加大二者之间的互补互动,防范并克服二者之间的互涉互扰,使人才培养既符合行政逻辑,遵循政府行政管理的运行规律,又尊重科研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实现科学活动自主性与社会建构性的有机统一,科学研究的自由探索与政府规划引导的结合。

### (三)把握好功利性评价导向和人才成长规律之间的冲突

教育评价与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等诸多重要改革密切相关,事关教育发展和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的方向。教育评价不仅是建设中西部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引领和保障,同时又是中西部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长期以来,中西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基础教育的联系仅仅是高考,但高考“指挥棒”的导向并非着重于拔尖创新人才,势必会影响到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因此,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评价对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的牵引作用关键

在于选择怎样的评价标准与指标,这与教育发展观、人才成长观、选人用人观高度关联。近年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评价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功利化倾向,并常常受到一种来自其他反规范的有效社会化奖励的影响<sup>[4]</sup>。不可否认,适当的功利化有助于增强人才培养评价的精准性,对于提升人才培养评价的科学性具有一定价值。但是,如果人才培养评价的量化过度强调,甚至走向一个极端,就有可能违背教育内在规律,脱离教育的事实特征,从而使人才评价和人才成长规律产生矛盾和冲突,以致人才培养评价的科学性不仅得不到提升和增强,而且也不能使教育评价发挥正确的牵引作用。

### 三、中西部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实现路径

#### (一)深化多元化人才选拔机制改革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对推进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全面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质量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破解中西部高校人才引进和流失难题,需要深化多元化人才选拔机制改革。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一方面需要加大对国家科技创新、重大战略需求等的关注,另一方面需要从制度完善层面保证人才选拔程序的公平公正。作为人才培养的一种方式,若要使拔尖创新人才政策平稳落地并被不同主体广为接受,需要其在实施过程中兼顾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其中政府是宏观层面的决策者,高校是决策的执行人,考生、家长、中学等是利益相关者<sup>[5]</sup>。拔尖创新人才在中西部具体落地过程中也存在政策失灵的可能,这就需要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加强对该政策实施的监督与评价。具体而言,一方面是各中西部高校均高度重视对拔尖创新人才招生过程的规范管理,加强对拔尖创新人才招生工作纪律的问责。这意味着政策执行过程中不仅要实现考核过程的多元参与,更要认真落实拔尖创新人才招生监管责任。另一方面是各中西部高校接受社会、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在组织实施过程中构建完善的申诉与参与机制,减少利益相关者关于程序与结果问题的争议,强化外部人员参与招生程序的主体责任。高校拔尖创新人才旨在构建多元参与的治理机

制,通过公开透明的社会监督机制,选拔出真正的拔尖创新人才。

#### (二)拓展全流程人才培育机制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是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出的最直接、最明确的要求,也是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中之重。具体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健全培养目标协同机制,与相关部门联合制订人才培养标准,完善人才培养方案。为了更好地推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中西部试点高校应该制定贯通式人才培养方案,推进“本—硕—博”贯通式人才培养改革。对拔尖创新人才进行定期的综合考核,对于未能达到阶段培养目标的人才实行淘汰制度。二是构筑个性化、多样化的教育教学内容,健全资源共享机制与育人模式。拔尖创新人才教育有别于普通教育,要想使他们获得应有的发展,试点高校就必须抛弃“一刀切”的常规做法,构建有针对性、多样化的课程体系,进而缓解同质化培养与个性化培养之间的矛盾,引导现有以专业为中心的培养模式转向专业需要和拔尖创新人才个体需求相结合的育人模式。三是推动相关部门与高校搭建对接平台,对人才培养进行协同管理,培养真正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专门人才。注重科教协同式育人,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特点应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紧密结合。拔尖创新人才必须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国际水平的研究能力,能够参与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 (三)倡导评价制度内容改革

在聚焦拔尖创新人才选拔与培养的基础上,我国更要注重对拔尖创新人才的评价。中西部拔尖创新人才评价应注重体现创新性标准与价值导向,充分发挥评价“指挥棒”的作用,营造热爱科学、宽容失败、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和文化,建立一流的科学文化,推动实现一流的科技强国。现有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在此方面仍然有改善的空间,具体可从以下方面做起:一是人才评价制度的形式需灵活化。中西部高校应大胆地对人才评价和任用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以公正、灵活、新颖的人才评价制度赢得人力资源管理成功。当然,“软性指标”的主观性比较强,因此,其良好实施的前提是参与评价人员的公平公正,为做好这一点,如何选择合适的参评人员显得非常重要。二是人



才评价制度的内容需实际化。考虑到中西部各地区院校的地方特色性,人才评价应该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保持高度一致性。与东部院校高端学术产出相比,中西部高校的学术性可能有所不足,但如与当地产业特色相联系,科研应用和成果转化效果可能更为明显。

#### 参考文献:

- [1] 管培俊. 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助力高质量发展[J]. 中国高教研究, 2021(12):1-5.  
[2] 陈亮, 石定芳. 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政策逻辑与

实践路径[J]. 高校教育管理, 2021(1):97-106.

- [3] 郑玉飞. 论教育政策的柔性执行[J]. 教育发展研究, 2021(1):64-71.  
[4] 陈亮. 法理与学理——大学学术不端行为问责研究[M].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48.  
[5] 周序. 被建构的片面应试与高考阅卷改革[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4):59-65.

作者简介:田铁杰,男,博士,沈阳师范大学辽宁省职业教育研究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BIA210163)

####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多维思考(笔谈)

# 中西部高校科技创新赋能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基础与路径

刘文杰<sup>1,2</sup>, 叶明裕<sup>2</sup>

(1.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2. 华南师范大学 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总结了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取得的新的历史性成就,分析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演化趋势,明确了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点任务。202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同时指出,要开展教育提质扩容工程,加强“双一流”建设高校基础研究和协同创新能力建设,提升100所中西部本科高校办学条件。由此不难看出,高等教育尤其是中西部高等教育在国家创新战略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发展中担负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影响着全面振兴大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然而,受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布局的影响,中西部高等教育总体上与东部高等教育存在较大差距,在服务区域可持续发展方面,更是捉襟见肘。党和国家关于中

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战略部署为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也对中西部高校服务区域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因此,明确中西部高校科技创新赋能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意蕴、基础与路径已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不可避免的话题。

## 一、中西部高校科技创新赋能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意蕴

高校科技创新赋能区域可持续发展是高校利用人才、经费、平台等资源,在知识、技术、管理等方面产出科研成果,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并形成有特色、有优势创新领域的一种现代高校活动。高校科技创新赋能区域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大学社会服务职能彰显下的一种公共服务活动,同时也表征了高校与区域基于共同体理念下的合意共

赢与互动发展。在新时代,中西部高校科技创新赋能区域可持续发展有着独特的价值意蕴。

一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诉求。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中西部高等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通高校数和在校生数接近全国的三分之二,承担着为国家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的重要使命<sup>[1]</sup>。为此,中西部高等院校有责任有义务准确把握新发展格局和发展阶段对增强高校科技创新服务能力提出的新要求,加快中西部高校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中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变量和优先要素,国家应主动面向中西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优化中西部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断提升服务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水平。

二是新时代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必然路径。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优化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布局,推进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突出强调高校内涵式发展,它要求中西部高校加快国家级科研平台培育和建设,与地方政府、行业部门等共建研究院所,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方位服务。在此过程中,中西部高校唯有将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摆在突出位置,开展深入的跨学科、跨领域与交叉融合研究,大力支撑关键领域自主创新,引领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将高校既有的人才资源、知识技术资源转化为经济产出,方能赋能区域可持续发展,缩小与东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实现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全面振兴。

三是“双循环”格局下高等教育的应对之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治理要求,也为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了诸多新的变化。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阶段,但仍需要面对已变化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理念、新需求与新范式<sup>[2]</sup>。作为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西部高校如何扮演好以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引领国家创新发展的角色尤为重要。中西部高校亟须聚焦科技创新导向,瞄准国家社会发展与改革的现实需求,着眼于

解决技术原创性、创新性等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增强高等教育区域服务贡献能力,强化引领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使命担当。

## 二、中西部高校科技创新赋能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基础

### (一)学科建设与行业产业结构相匹配

学科建设在高校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学科特色是高校最根本的特色,也是高校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随着我国行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形成,国家对全国范围内的区域产业分工格局进行了合理有效的布局,中西部地区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也兴起了诸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大健康产业等新业态。面对新的历史机遇与发展诉求,若要实现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西部高校需要紧跟行业结构、产业结构与职业结构的发展新变化,以高校内部要素重构为落脚点,深度参与新一轮产业革命。如建立产学研联盟机制,增强科教融合机制体制建设,积极探索学术生态建设,实现基础研究与产业化相结合等。总之,未来高校学科建设只有面向经济主战场,瞄准区域关键核心领域,持续拓宽科学技术的广度和深度,让学科建设与产业创新互动,才能推进科学研究与产业创新的有机衔接与联动发展。

### (二)知识创新与经济服务相对接

大学作为典型的知识密集型社会组织,知识性是其与生俱来的禀性,特别是科学研究作为一种职能进入到大学场域,大学逐渐演化为知识创新的策源地。随着当代科技发展所呈现的科学理论引领技术和生产的新特征不断凸显,社会赋予了大学知识创新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使大学逐渐成为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机。然而从目前来看,我国高校知识创新转化率与科研成果经济效益仍存在“双低”现象,相当一部分原创型创新成果仍未及时得到充分的开发与使用。一项关于大学对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表明,2001年至2019年,我国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38%、2.71%<sup>[3]</sup>。针对此种现状,唯有将大学知识创新与生产要素紧密相连,不断拓展知识应用与转化的边界,缩短知

识创新与经济服务之间的距离,才能提高中西部高校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赋能区域可持续发展。

### (三)人才培养与区域特色相适应

人才培养作为高校的首要职能和核心任务,不仅能够体现高校办学的目标定位,更能反映出高校所蕴含的独特教育理念。现阶段,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与区域发展仍存在较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中西部地区未能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充分有竞争力的职业岗位,造成相当批量中西部高校毕业生“孔雀东南飞”现象;另一方面是中西部高校人才供给也无法满足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人才供需匹配率低。从根本上来讲,导致此种状况的重要原因在于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层次类型定位不够明晰,缺乏与国家导向和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中西部高校必须把区域经济发展作为学科建设的首要前提,同时依据高校自身发展导向与研究专长,全面深化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发展需求侧结构要素协调。

## 三、中西部高校科技创新赋能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

### (一)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内生性发展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着重强调,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高校科技创新体系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须加快建设以需求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服务科技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和文化强国建设。对于中西部高校而言,当务之急在于摒弃“等靠要”的拿来主义思想,在自身发展方面由被动输血向主动造血转变,激发高校形成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性力量。具体来讲,中西部高校的内生性发展机制构建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加强作为知识需求方的企业和作为知识供给方的大学深度合作,推动知识和资源的整合、转移和扩散,通过打造科技创新共同体,加速创新要素聚集,实现技术研究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二是建立健全科技创新评价体系,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的不同环节和阶段,可以通过创设不同的评价标准,完善延时评价标准等一系列方式方法,对

科技成果在转化、生产以及进入市场后等环节进行更加准确、客观、全面的判断,让评价体系真正发挥出为科技创新服务的作用。三是探索与发展相应体制机制,鼓励区域内高校教师、科研人员与企业进行双向交流与互动,倡导科研人员携带科技成果或研发专利创办科技型中小企业,最大程度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sup>[4]</sup>。

### (二)打造校地共生联动的资源配置体系

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长期以来面临着办学条件薄弱、经费投入不足和高层次人才匮乏等现实问题,严重制约了中西部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因此,亟须发挥资源集聚效应,充分利用好与高校相关的区域优质教育资源与科技资源。随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新兴创新主体的不断壮大,高校面临的资源统合难度也愈来愈大,因此需要打造校地共生联动的资源配置体系。具体可以从以下方面予以关注:一是积极鼓励校企合作。校企合作是参与合作的学校与企业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基于资源需求而进行的选择、配置和利用。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组织之间合作的动力来自于彼此之间的资源依赖。因此,校企合作只有在遵循“共同目标”“优势互补”的原则下,才能使双方组织运行与利益实现最优化的共赢<sup>[5]</sup>。二是大力推进科教融合。科教融合的落脚点在于通过学科交叉打通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之间的屏障,实现科研资源与育人资源的共治共享。一般而言,通过对高校场域内多学科交叉汇集与技术跨界融合,形成对攻关领域的交叉性、系统性和前沿性引领,才能更好地重塑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的创新格局。三是广泛倡导产教融合。产教融合要求对国家产业系统与高等教育系统间的融合以及区域产业集群与区域学科集群之间的融合统筹考虑,使各方主体用尽可能低的信息成本获取可用信息,从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与效率最大化。

### (三)涵养多主体协同的高校创新生态系统

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不再是仅仅依靠高校、企业、政府、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内部资源开展的单纯技术创新行为,而是更加强调和依赖不同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合作、优势互补与价值共创,以及多元创新主体及其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十四五”时期,我国中西部科技事业和创新发展



所面临的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探索多主体协同的高校创新生态系统治理机制有助于中西部统筹优化高校资源配置,提升大学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以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突出政府是创新向导的作用。在高校创新生态系统中,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围绕技术构建更加开放、促进合作的生态环境。如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加大对高校等创新主体的引导,鼓励金融机构积极支持高校科技创新服务,培育多样化的中介组织机构等。二是发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在高校创新生态系统中,可以通过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打造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sup>[6]</sup>。三是发扬高校创新源头的的作用。高校应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共建产学研合作实验基地、技术平台及研发体系,推进产学研用由松散式合作转向一体化协同,尤其要在“特色”与“水平”上下功夫,构建与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相适应的教育模式,实现由契约式合作向共同体合作的转变。

####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印发《中西部高等

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的通知[EB/OL]. [2022-01-08].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1302/t20130228\\_148468.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1302/t20130228_148468.html).

- [2] 陈时见,杨盼.“双循环”视域下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价值与路径[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5):53-60.
- [3] 包水梅,陈秋萍.我国区域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贡献率的比较分析——基于近20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16-27.
- [4] 张荣馨,陈星云.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微观研究——来自12省32所高校的问卷调查数据[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3):25-33.
- [5] 阎卫东,王素君,吕文浩.地方高校产教融合推进内涵式发展的逻辑分析和路径选择[J].现代教育管理,2021(6):44-50.
- [6] 洪银兴.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基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创新体系的考察[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9-59.

作者简介:刘文杰,男,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兼职研究人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ASH012)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多维思考(笔谈)

## 区域发展视角下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战略

吴康妮<sup>1</sup>, 颜 芬<sup>2</sup>

(1. 重庆师范大学 初等教育学院, 重庆 400047;

2. 西南大学 音乐学院, 重庆 400715)



2021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清华大学时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培养质量、服务能力实现历史性跃升,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国家在走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际,描绘了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

迈进教育强国行列,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这成为优先发展教育的重要依据,高等教育现代化不仅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要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排头兵。长期以来,中西部高等教育囿于社会、经济及教育自身等因素,发展相对滞后,已出现在办学经费、

高水平大学分布、教师队伍建设、科技创新能力等多方面与东部地区的明显不均衡,影响到国家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进而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202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意见》,强调要激发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推动形成同中西部开发开放格局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体系。因此,推动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是优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缩小地区差异的现实选择。

## 一、区域发展均衡化与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

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优化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布局,推进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不是一个高等教育的内部概念,而更多指涉区域概念<sup>[1]</sup>。中西部幅员辽阔,区域发展不均衡直接制约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协调性。中西部高等教育地区分布不均,既有较为发达的四川、重庆、陕西等地区,也有欠发达的河南等地区,还有不发达的边疆地区。

经济学“非均衡发展理论”认为,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可类比区域发展)呈现一种经济技术的梯度,通常以不同的增长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实力较强的区域,并形成集群发展的中心地带,然后以不同路径带动其他区域的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一些增长极区域的支配效应。在动态发展意义上,非均衡发展是区域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经阶段,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历程也要经历从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的转变,关键是那些发展程度已经领先的高水平高校要有效地发挥示范与带动作用,形成区域发展的集群效应,而那些“欠发达”或“不发达”的高校要主动加强与高水平高校的交流学习与合作,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非均衡发展”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实现更高水平均衡发展的必要阶段,区域发展均衡化的实现是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重要保障。

## 二、区域发展视角下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具体路径

中西部高校需要根据区域发展的阶段性特

征,发挥自身特色,实现高质量发展。从中微观角度来看,鼓励创新人才培养,优化学科结构和改革科研评价是实现区域发展视角下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重要突破口。

### (一) 扭转知识导向,培养创新人才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必须重构完备的人才创新培养体系。创新型人才并非局限于领袖、领导等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人,而是指向各个领域,以不同的表现形式促进社会发展的人<sup>[2]</sup>。中西部高校应根据自身发展特色,制定科学有效的人才培养方案。具体而言,在教学管理中推行学分制与选修制,赋予学生更多学习选择权,鼓励学生结合自身特点,在专业选择、学习进度上自主探究,激发学习主动性,为创新型人才培养奠定基础;在教学方法上提倡启发式教学,鼓励发现问题,培养问题意识,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学生指导中推行本科生导师制,促进探究性学习和启发式教学的落地生根,认识到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久久为功的长期过程,建立跟踪式、参与式的个性化指导方案,服务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此外,创新与创业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高校的创业教育主要通过“创新创业课程+创业大赛”开展,将创业课程与专业理论学习、实践学习相结合,加强产学研合作。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西部高校可以紧密依托各类创业项目积极促进“四新”建设,服务地区特色振兴。同时,通识教育也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任何学科专业学习都有必要广泛涉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这正如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所强调的数学要与物理学、哲学、文学进行比较和关联,要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和谐统一。

### (二) 优化学科结构,促进交叉融合

优化学科结构是中西部高校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首先,中西部高校要充分利用“双一流”学科建设政策倾斜的优势及前期建设成效综合评价结果,在充分了解地缘特征的基础上,将国家重点支持、产业发展急需、区域发展紧要的学科打造成名实相符的“双一流”特色学科,如中西部地区由农药学、作物栽培耕作、遗传育种、动物遗传作物、畜牧等组成的农业发展特色学科集群,可以通过争取设置国家实验室或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等平

台形式,以更充分地引领学科内涵式发展。其次,借助东部地区优势学科对中西部地区开展对口帮扶。以点对点形式对学科建设涉及的多要素开展多渠道支援,包括师资培养、教学、科学研究、国内外合作、服务社会等方面,为中西部高校学科优化注入强劲动力。最后,交叉学科发展是优化学科结构的重要推手。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教育部发布完成学位授予单位名单,其中交叉学科设置以工学、理学和管理学为主,尤其是“新工科”探索将工科与管理、经济、新闻等学科交叉融合,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竞争适应力的复合型人才。此外,加之“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的陆续展开,有效推进了“四新”战略建设引领下中西部高等教育学科的全面振兴。

### (三)改革科研评价,加大成果转化

中西部高校落实科学合理的科研评价与推动区域创新发展直接相关。“科技创新并不是实验室里的研究,而必须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1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我国投入居第 2 位,产出第 12 位<sup>[3]</sup>,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科研投入和产出存在一定失衡,学术泡沫现象存在。这与我国高校长期坚持单一化的科研评价标准有关,由此导致科学研究成果服务社会的动力水平不足,转化能力有待提升。

中西部地区全面振兴更要依靠科研创新的大力推动,高校科学研究要坚持需求导向,从国家和中西部区域发展的重大且紧迫问题出发,重点选取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选题进行研究。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学科专业,科研评价要注意多样性和差异性,改革科研评价需要重点完善“由谁评价”和“评价什么”的问题。有研究提出针对不同类型研究采取分类评价,基础研究由同行评价,应用研究由市场评价,哲学社会科学强调社会评价<sup>[4]</sup>。中西部高校的科研活动以应用研究居多,采取市场评价的优势在于能够实现直接对接科学研究成果的技术价值,产品的创新性以及市场的可开发性等。“评价什么”是指评价的内容不局限于“计量化”的论文或课题,要重点结合“定性类”指标(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或成果的贡献力)进行综合评价。总之,科研评价改革要转向多元化的“第三方评价”,加大成果转化,鼓励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注重提高支撑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核心技术转

化的比重,以真正服务区域发展。

## 三、区域发展视角下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理性反思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变革,上述三个层面是涉及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中微观路径,与区域发展“需求驱动”“实践导向”密切相关。区域发展视角下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必须在理念层面更新认知。理念是先导,在具体落实推进重要策略或路径时,决定着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 (一)关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思考

认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与区域发展的关系,不能浅表化地理解为单向的经济服务功能。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滞后固然有来自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但教育并不完全受制于经济发展,高等教育亦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规律和相对独立性。面对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在未来较长时间仍滞后东部地区的实际状况,中西部高等教育既要在其固有发展规律基础上服务区域发展,又要适当超前于区域发展。

认识这一点有助于反思高等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自 11 世纪博洛尼亚大学建立到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普及化时代,人才培养始终是高等教育的首要核心任务,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其根本落脚点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

因此,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依然要回到培养“完整的人”的出发点,这既是对人的本体性价值的认同,也是落实将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目标任务;既体现为培养身心健康、自由发展的人,也体现为培养将个人价值融入服务区域发展,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有社会价值的人。

### (二)重视职业类、应用型高校的高质量建设

新时代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求更加迫切,也更加多元。中西部高校借助多重发展



机遇,通过地市高校升格、省属高校合校、学科建设综合化等多渠道地实现了跨越式办学。但规模化、全面化发展并未为区域发展提供充分的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中西部高校与东部高校的同质化竞争引发了更大程度的教育不公平,跨区域接受高质量高等教育带来人才流失,从而带来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更大程度“不发达”,马太效应可能接踵而至。目前,部分东部沿海地区传统制造业向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对高技能型人才需求愈加强烈,供需矛盾突出。有研究指出,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和产业结构的耦合度已处于中度失调状态,若盲目跟风设置大量第三产业专业,势必造成更多中西部高校毕业生流向东部地区,对当地就业结构和区域经济产生消极影响<sup>[5]</sup>。建议中西部高校结合区域发展更新以机械、纺织、农业、建筑等传统产业为支撑的优势专业。因此,国家应支持和鼓励中西部职业类、应用型高校建设力度,注重内涵式发展,尤其重视学科专业类型的合理化、多样化,实现与东部高校的差异化发展,打造独具特色的中西部高等教育。

### (三)重新审视高校与社会的关系

有研究者指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高校应与社会深度融合<sup>[6]</sup>。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兴起,科学革命将产生重大理论或成果,从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影响人类文明演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产业结构、技术革命已经以迅猛发展之势倒逼高等教育走出象牙塔,加强与社会的联系。作出这样判断的依据是:首先,大学传授知识、输出技术的功能日渐式微,社会参与知识创造、技术创新的功能越来越突出;其次,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中西部高校某些学科专业划分、人才培养模式与产业结构需求严重脱节;再次,行业、企业对新技术的敏感度和科研创新成果已经超过高等学校,高等学校如果还抱着象牙塔内的纯科研,仅关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数目、SCI期刊发表量等单一评价指标,那么高等教育引领科技发展,回应社会发展需求的独有功能则需要被重新审视。

西安交通大学作为中西部高等教育的领跑者,提供了“大学与社会深度融合”的先行经验。

新校区命名为“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不仅形式上拆掉了高校围墙,还扎实组建了300多个科研机构 and 智库,聚集了20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有50多家已经落地共建校企联合研发平台。“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创造性地将各类育人要素汇集在大学,打造了面向社会、服务区域发展的创新型人才新高地。

有必要强调的是,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已经从“重输血”模式向“重造血”模式过渡,但在转变过程中不能轻易弱化外部“输血”的强有力支持。区域发展与加强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实施省部共建中西部高校工作,落实“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加大支持中西部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等重大举措或路径,都离不开中央政府、各部委、地方政府、社会各界及相关教育主管部门的统筹协调。只有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加大资金扶持和引导力度,才能推动区域发展与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同频共振,实现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愿景。

### 参考文献:

- [1] 李立国,孙杰远,刘振天,等.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多维思考与推进策略[J].高校教育管理,2022(3):2.
- [2] 任颢,陈安.论创新型人才及其行为特征[J].教育研究,2017(1):149.
- [3] 《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发布[J].新闻世界,2021(11):64.
- [4] 靳玉乐,张良.论高校教师的分类评价[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6(7):8-14.
- [5] 周启良.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对就业结构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22(2):96.
- [6] 王树国.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J].中国高教研究,2021(1):2.

作者简介:吴康妮,女,博士,重庆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2019PY55,2019YBYS158);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1SKJD051);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13074,183172)

(责任编辑:粟世来)